贵州省黔西南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目　　录

南京受降目击记略……夏禄敏（1）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庐山
召开会议情况……邓汉祥（5）
“七·七”事变后护送白银到香港记略……廖映南（8）
中国军事考察团赴缅、印、马考察概况……刘振昌（10）
关于贵州军队参加抗日的回顾……王伯勋（18）
抗日战争中一〇三师在武汉外围松山口
作战纪实……赵　旭（25）
随新二八师到缅甸参加抗日作战见闻……雷启庆（38）
同仇敌忾——抗日战争初期随军服务见闻……蒋　庸（43）
抗日战争中马军营村保护地下党的
一场斗争……王竟成（54）
抗日阵亡的侦察科长罗会康……倪德贵（58）
抗日阵亡团长翟世才……文研会（63）
抗日阵亡团长王懋长……王理长　王永波（64）
抗日阵亡代理团长陈大川……王道学（67）
一个安慰烈属激励抗日的追悼会……方献文（6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于唐有壬、杨永泰被刺之谜……陈在光（70）
三十年代康泽经营的西南复兴社……杨又生（85）
南笼匪祸……熊宗仁（85）

十年军事生涯的回顾……王道安（101）

回忆1912年至1940年之兴义教育片段……岑明英（118）
王伯群创办大夏大学始末……王守文（149）

北盘江下游航运的回顾……刘灿文（170）
新城土布业的兴衰……安兴诗（178）

兴义县建置沿革……韩嘉庸（183）

南京受降目击记略

夏 禄 敏

在日本天皇和他的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晚上八点钟，我接到何应钦的通知。那时我是陆军总部的总务负责人，何要我把自己的手续交军政部昆明办事处和滇黔绥靖公署；除了办公必须的用具用品，一应都要交出，办事处不要的就得带走。交完手续后，九月三日以前，必须赶到湖南芷江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总部。

我办完移交手续，按时到了芷江。在那里见到了何应钦，也见到了日军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他是由南京坐飞机到芷江来接洽投降事宜的。

我九月二日到芷江，当天何应钦要我立即赶到南京安排陆军总部所属机构到南京后的住处和办公地点。包括陆、海、空军各部门和国民党政府人员乘坐的飞机和办公住址，都由陆军总部负责联系安排，所以我们到南京后就非常忙碌。

我们到南京的先遣人员分成几个小组，我负责筹备受降仪式各项工作。陆军总部的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当筹备组组长，我任副组长。我们组织人员，连夜赶办各项工作。曾记

得，当时的日军联络官是池田大佐。我们一到南京他就来接头了。我们命令他返回原驻地，听候通知。我们三日到南京，离正式受降时间仅仅六天，而社会秩序又非常混乱。飞机场还是日军控制着，需要人力来维护和恢复。先到南京的人员又不多，为了恢复社会秩序，赶修中央军校礼堂作为受降仪式的会场，我们命令日军派一个工兵营到原军校，限他们在一天一夜将这幢被他们破坏的房宇清理、维修、布置完善。

日军工兵营接受任务时一个个都低头听令，没有原来那种不可一世的气派了。他们接受任务以后都很卖力，想在中国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忏悔的“诚意”。我记得，在清理过程中，拖出了十一具发臭的男尸。说明日军对我同胞的残酷，他们把人杀了还不让掩埋，任其暴尸露骨。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军投降，不但代表中国，而且代表东南亚战区的盟军。接受日军投降，包括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这是根据开罗宣言和雅尔达的协议安排的。在越南北部由中国军队在河内受降，南部由英国在西贡受降，并非武元甲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中国人怀有领土野心，而且中国军队受降不久即全部撤回中国。南京受降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九点正，受降地点是南京中央军校礼堂。由于军校礼堂被日军破坏严重，好些地方是用白布挡子临时围起来的。

九月九日九点正，受降仪式开始。会场是个正方形，受降席坐北向南。上方坐受降最高长官、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受降官：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陆军中将肖毅肃等五人；下方降位上是日本驻华派

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七人，东西两侧观礼席上有美国军官与外国记者，中国官员有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冷欣、蔡文治、贺衷寒、马超俊、李惟果、谷正刚、顾毓琇、马元放、卓衡之、陈训悆等人。记者有《重庆中央日报》卜少夫、赵朴，《扫荡报》记者邹若军，《大公报》记者张鸿增，中央社记者杭舟、沈九香等人。受降典礼仪程由参谋长肖毅肃主持。我和警卫团长张涛也在场。我们目睹了受降仪式场面的伟大和庄严，感到中国人民历尽了艰苦的抗战，总算有了今天，所以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接近九点，冈村宁次的副参谋长由我们全部美式装备的战士一个班先行押到会场。由一个大吉普车作响导；第二辆车子乘坐我们的上校参谋联络官王武——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第三辆车子拉的是冈村宁次和他的参谋长；第四辆是一个大吉普车，乘坐我军押送日军降将的一个班。此外，还有中国各方面人员和警卫部队的许多车子，意思是等于把冈村宁次等降将押进受降会场。这个场面，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非常兴奋。

冈村宁次进入会场，我看得很清楚，他低着头，但眼睛却频频偷看何应钦。冈村宁次和他的正副参谋长、几个记录、办事人员坐在礼堂的下方。礼堂上方中间是何应钦，左右是参谋长肖毅肃和副参谋长冷欣以及各盟国军队的代表。由于会场十分庄严，没有让几个记者进入，即便是进入的，也经过多方严格的审查。

受降仪式开始，日本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武器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送交给何应钦的参谋长肖毅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送交降书。冈村宁次双脚立正，弯着腰，低着头，一副狼狈相，双手将降书捧送何应钦。何应钦微带笑容起立用双手接过降书，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概，并没有因为我们胜利就岐视日本人民。当时我们感到日军从“七·七”开始大举进攻我国，视中国人民如草芥，任其蹂躏和宰割，我们同胞死在他们的屠刀下的何止千万人之多。如从“九·一八”开始计算，那就更多了。我们认为，何应钦没有必要站起来用双手接受降书，坐着用一只手接过来就行了。

接过降书后，何应钦就向冈村宁次下达命令，要他将日军按规定进行集中，分别向盟国驻军办理受降手续。何应钦下完命令，冈村宁次说：我完全接受这个命令。受降仪式结束后，又按入场时的序列将冈村宁次等降将送走。

那些受降的文件，是中华民族历尽千难万苦的抗战结晶，是整个中华民族用汗水和鲜血凝聚而成的无价之宝。何应钦告诉我，要把这些文件好好保存起来，传之后人，作为历史的证据。我把这些文件，用两口箱子装起来，准备在南京开办一个战利品陈设馆，后来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再起，没有办成这件事。我一直把这两箱子宝贝东西保存着，一九四九年春天，我离开南京到重庆时，才将这些文件交出。

张兴智整理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庐山召开会议情况

邓汉祥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会议，讨论事变的发展、日本的目的和我国对策。会议上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打、不打侵略军？不打，人民不答应；打，又打不赢，怎么办？大家都围绕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两种前途命运争论，並引经据典说明自己的观点。争论的结果，打的意见站上风。其理由是：不打，人民不答应，所以要不顾一切地打，争取胜利；万一打不赢了再讲和，人民就会谅解。即所谓的“战必败，败必和，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说法。简而言之，就是以“抗战”来敷衍人民，用“和”来投靠日本的方针。蒋介石虽然同意大家的抗战要求，但又拖了几天，于七月十七日才在庐山发表了“守土”抗战宣言。这就是“抗战求和”的真相。继庐山会议后，于八月三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也在应邀之列，並已到达南京，但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並在发言中强调，日本入侵中国，时局异常危险，尔后征求在座诸位意见。国民政府並在八月十三日作出了抗战的决定。

蒋介石在会议上发言后阎锡山随之发言，极力主战。刘湘附和阎锡山的抗战意见，並说四川可出兵三十万，抽调壮丁五百万，供应若干万担粮食等等。接着刘湘又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他说：日本侵略军虽然较强，但它只能占领和利用交通方便的少数地方；我军虽然暂时不及日军，但有广大的国土和人力，利用交通不便的条件，阻截日军前进，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刘湘滔滔不绝地发了一个小时的言。这时孙科却写了一个条子递给对面的人："四川人会讲话"，讽刺挖苦刘湘。蒋介石听了刘湘的发言未置可否，但后来将刘湘调到河南抗日前线与日军作战时，蒋不但不予支持，而且还以刘湘作战不力调离前线直至死亡。

南京会议，发言人一致主张抗战。八月四日上午，白崇禧、龙云到银锏巷刘湘驻南京办事处拜会刘湘。我因同龙云、白崇禧都比较熟悉，所以在会见时，白崇禧直接了当地说：昨天开会主张抗战，如果把川、滇、桂三省的军队摆在一个战场上，一定可以打胜仗，因为三省的风土人情相同，护国、护法和北伐都在同一个战场，互相了解。刘湘说："这样固然好，但恐怕招忌。"龙云说："现在要打仗，还不相信我们吗？"我说："顶好是先与何应钦谈一谈，由他转达我们的意见比较有伸缩的余地。"于是刘湘、龙云、白崇禧三人同车去会见何应钦，请他转达意见。但结果是大失所望，扫兴而归。

抗战开始后，刘湘升任战区司令长官调出四川，所属第七战区的部队分别驻防在皖南、南京及其附近各处。川军邓锡侯、陈书农、李家钰所部分驻于黄河南北的河南、山西各处。蒋介石的用意是一箭双鵰，既借抗战消灭地方军，又借

抗战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刘湘死后，顾祝同代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顾用尽心机挑拨川军唐式遵、郭勋祺两部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最后把有名的“唐二瘟”（瘟，在川语中即无能之意）加以重用，把能力比较强的郭勋祺调去进陆军大学。于是川军就在无形中被分化瓦解，达到了蒋介石消灭地方军队、排除异己的目的。

编后：邓汉祥（1888—1979），贵州省盘县人，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活动，三十至四十年代，曾两次出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辅助刘湘、邓锡侯治理川政。在刘湘出川抗日后，还一度代理省主席之职。解放后，曾任政协四川省委员会一、二、三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四、五届委员，并尽力参与活动，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工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七·七”事变后
护送白银到香港记略

廖映南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爆发后，我在国民党宪兵九团三营任庶务副官，随部驻防山东济南，现将护送白银到香港的经过概略记述于后。

日本帝国主义，看透了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便加紧对我国的侵略，于是爆发了“七·七”事变，大举进攻我国内地，疯狂轰炸后方，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在敌人气焰嚣张情况下，蒋介石为了保存财力，命令将各省市银行所存白银分批集中汉口，派宪兵一个连，限期护送香港储存。

一九三七年仲秋，第一批白银集中济南，由我所在营派一个连护送。营长杨显澜命我随第九连护送前往。准备就绪后乘津浦路火车直达汉口。再转车粤汉路，这就必须雇工挑运过江。每天工人百十余人，每人一次仅挑两箱，每箱装载大洋一千二百元（系民元、民三、民九的袁大头）。足足搬了二十来天，再加上内地各省市集中的二批三批白银，约计装载了四十个车皮，每个车皮约载银元二百箱，金额总数

约计一千万元左右。

转车护送的前夕，中、中、交、农四个银行的经理，请我们全连官兵吃饭，并说明这次护送白银的意义，以及蒋总裁的“有力措施”。其目的是保存我国外汇的平准基金，维护国家经济命脉，望大家坚持努力，认真负责，日夜不懈，注意防空。关于大家的食宿问题，官长每天津贴三元，士兵二元，共同完成这项重大的使命等语。

汽笛一声，浓烟滚滚，两个火车头，带着四十多个满载白银的车箱徐徐前进，转湾抹角的地方，望去好像一条长龙，左右摇摆，一时称为奇观，由于任务的光荣，补贴的优厚，大家高兴得嬉笑颜开。火车将抵韶关，听说韶关遭到轰炸。第二天早上约七点钟开出，而韶关又被轰炸，时间仅隔约半小时左右。每天受敌机的袭击，一天几次，因此车行迟缓，甚至一闻敌机声，整日不能开动。从济南到汉口，又从汉口到香港，费时约两个多月。那时当权诸公还认为，这批白银已运到了稳如泰山，安若磐石的保险箱——香港了。

谁知敌人野心不死，想方设法必欲吞下这笔财产。武汉失守后，日军又向香港进犯，但英国没有及时将这批财产撤出，全部被日军劫走。回忆起来，真是痛心！

中国军事考察团赴缅、印、马考察概况

刘 慎 昌

（笔者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办公室工作，曾是军事考察团成员之一）

中国军事考察团是一九四一年元月组织成立的。当时的情况是：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三年多，日军虽占领了中国大部土地和一些重要城市，切断了一些国际交通线，仅余一条滇缅公路又被英国封锁，交通一时断绝，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仍很坚强，游击力量控制了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其次日本海军南进，已进入越南，並与泰国签订了友好协定，直接威胁到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不能不使英国改变他对中国的态度，把已封锁的滇缅公路重新开放，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中英两国为了确保滇缅公路交通正常，作了必要的军事协商，因而有中国军事考察团的组织。最初只限于到缅甸，及至在缅任务完成后，受到印度和马来亚政府的欢迎，才决定对印度、马来亚进行参观。因此考察团命名为“中国赴缅、印、马军事考察团”。

考察团是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负责组织的。何

曾几度召开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令部、军政部联合会议，最后决定由九个方面组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有林蔚、唐保黄二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有商震、刘锴昌、刘耀汉三人（刘耀汉当时服务于盐务总局，跟随商震多年，曾教过商的英语，商以私人秘书保荐参加）；军令部有冯衍、刘方矩二人；后方勤务部有林湘；海军司令部有周应聪；空军司令部有王可赞；陆军大学有陈左武；陆军第五军有杜聿明、侯腾二人（以上各部门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外交部有郑康祺，共计十四人组成。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外交郑康祺、刘耀汉，事务刘锴昌。全团人员中除郑康祺、刘耀汉两人外，其余十二人全是军职人员，其中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最多。在军事人员中除商震、林蔚、杜聿明、林湘、冯衍、刘锴昌六人外，其余六人分别在英国、美国、日本留过学。

军事考察团组成后，蒋介石认为中国的官阶较高，与外国官阶不相称，交游接谈有所不便，由何应钦召集考察团成员会议时，当众宣布，商震、林蔚二人按原官阶佩带穿着军服，其余十人军籍，每人降低一级佩带官阶，穿着军服，郑康祺、刘耀汉则着西服。使其国际交往集会办公中，可壮观瞻，以重国体。

当酝酿组织军事考察团之初，消息传出后，不少人进行活动。孙立人就是其中之一。孙是美国西典军校毕业生，当时在财政部缉私署任团长，他认为能够参加军事考察团出国，既可多一资历，又可借机与英国军界联系，乘抗战时期依靠美英援助的机会，可以在军事上有所活跃，光大前程。托请他的老板财政部长孔祥熙写信介绍到侍从室，但这事的主持者是何应钦，因他没有走何的门路，何便以税警人员不

宜参加军事考察团而推却。

考察团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初出发，由重庆乘飞机到昆明，其目的是为了弄清滇缅公路沿途地形和运输状况。到昆明后换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到中缅交界处缅甸的腊戍。初开放的滇缅公路，中国政府为了抢运由缅甸进口物资，调集大批军商车辆于滇缅公路上担任运输工作，道路上车辆拥挤，秩序杂乱，汽车肇事，翻车死人，军商车辆发生冲突，司机结队殴打，每日均有发生，阻碍交通，影响运输。

考察团到达腊戍，受到先一日由重庆飞仰光的英国驻中国武官巴德武上尉和英国驻缅甸总督代表以及中国驻缅甸领事荣宝礼的欢迎，乘坐他们预为准备的专用火车直达仰光。在仰光曾作过两次活动，一次是参加缅甸总督魏非尔所组织的、有两千多中外来宾参加的游园会。在游园会中，日本驻缅甸领事也应邀参加，我们只远远望着，並未碰头。魏非尔在致欢迎词中，只谈对军事考察团来缅参观，表示热烈欢迎的话语，避免谈及关于日本方面的话。因为这时的英国外交政策转为既联合日本，也和好中国，故欢迎军事考察团时，不提关于日本的任何语言。其次，分组参观了仰光海军船坞和空军机场，以及参加缅甸侨胞和中国在缅甸机关的欢迎会。在仰光驻留了四、五日，经与英国驻缅总督府商妥，以缅甸故都曼德勒为中心，分东南、西南、东北三个地区进行考察。全团除商震、林蔚进行全面指挥外，其余人员分为三个小组，每组配合英军一人，考察缅甸境内兵要地理和军事设施。我与侯腾、刘方矩、英国军官巴德武为一组，担任东南地区（即南掸省地区）的考察。曾到滇缅边界之景东，缅泰交界之洛蒙威。景东位于萨尔温江（怒江下游、在缅

甸境内称萨尔温江）以东，是中、缅、印度支那、泰国交界处缅甸的一个县城，也是缅甸东南部的门户，在军事上有重要的地位；由南掸省省会——滇吉至景东，建有一条单行的汽车道，中途只有一个转车地点，汽车行驶很不方便。在日军未侵入越南以前，这里没有什么军事设施，日本侵入越南以后，景东驻了一营英国殖民地军队。我们曾参观过他们的军事训练和军事设施，由他们建筑的並不十分坚固的工事看去，说明英国因外交关系对缅甸无防守企图，在英军兵营里与英营长会商防守景东方案时，侯腾在地图上，指着景东东北高地，向英军营长建议，景东东北高地，地势险要，是防守的重地。英营长则认为：这里是一带山地，标高较高，森林较大，英军穿着皮鞋，登攀不易。再则交通不便，防守时接济感到困难，一旦吃的接济不上，则不能坚持下去。侯腾答：中国军队穿草鞋，能吃苦耐劳，善于山地作战，坚守一二日无粮也能完成任务，希望英军能守住景东，这对保卫缅甸是有利的。

景东县长是一个英国人，一个人统治着景东全县，别无其他的英国助手。他曾住缅甸十多年，能说一口熟练的缅甸话。他的太太是缅甸水摆夷族，据说是景东地方一个有名上可的老婆，姿色好，而且能干，在地方上有些力量，威信也高；这位英国县长为了求得一个有力助手，协助他治理县政，设计把他的丈夫害死，强迫这位太太同他结为夫妇，统治景东十余万人。这种谋夫霸妻行为，是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国家的人民的一般现象，这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各组考察花了二十多天，最后仍回仰光，集中整理考察所得资料，並拟定在缅工作报告书。报告书中叙述了缅境地形状况，交通运输状况，居民状况，以及军事设施等，后来

中国远征军到缅作战计划，都是根据这个报告而拟定的。

在缅甸任务完成后，由仰光乘海船经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加尔各答上岸。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府派有代表来欢迎，並对考察团在印度参观作了具体安排。这个安排，合乎我们要了解印度军事设施的要求，参观目睹所到项目，大多是属于军事方面的。

在印度逗留将近四十天，东面从加尔各答上岸起，北面到过白沙瓦（白沙瓦一九四七年前属印度，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属巴基斯坦），西面到孟买。

由加尔各答乘火车到新德里（印度首都），途中经过巴特拿（恒河下游西岸的一个城市，是释迦牟尼佛出生地），曾参观过当时的博物馆。馆里陈列的大部分是佛陀遗象，少部分是佛学书籍。唐僧取经，曾到过这里，遗留的袈裟、禅杖等物，也陈列在馆里，其用意证明中国佛学来源于印度，中印佛教始祖是一个，中印佛学是一家。英国花费金钱，修建这个博物馆，保存佛陀遗迹。

在新德里住留约一星期，参加过各方面的集会。我们交往的是英国军政人员和华侨团体，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未和印度政府官员交往，其意思是我们属于军事方面的考察团，不必过问地方政治，更不必与印度民族领袖人物有所接触，以免发生枝节，引起外交问题，影响中英关系。

由新德里乘汽车，参观阿格拉。这是明朝所称“莫卧兒国”（指印度）旧京城。这里有建筑工程巨大的皇宫，也有宫殿式建筑的皇陵，工程浩大，耗费金钱不少。皇宫浴室内有极其精致的引水工具和设备，以及各种香料喷射器的设置。皇陵四周屋顶上嵌有各色各样宝石，听说英国侵占印度

后，以玻璃制成的假宝石代替，将所有的真宝石换走了，这是侵略者的强盗手段。

白沙瓦有汽车路经阿富汗通往苏联塔吉克和乌兹别克，是印度西北重镇，附近多沙漠地带，空气干燥，饮水困难。英国为了防备苏联，特在白沙瓦建筑较大兵营，在附近高山中建有永久工事多处，用公路把各据点连接起来，一旦有事，交通往来便利。营房驻军缺乏饮水，守在这里的英国军队一个团，由几十英里外用铁管引水使用。

在孟买参观过在远东较大的橡胶厂，这是英国在东南亚以橡胶业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见证。橡胶原料来源于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厂的生产方式是一条龙，由生胶入锅熔炼起，经过二十一道工序，一个完整的汽车轮胎连包装捆扎、打印都完备了。其次，参观过孟买军用食品厂。这个厂专门制造和存储战争使用食品。在冷藏室里，我们见到五年前（一九三六年）存储的生牛肉，颜色鲜艳，气味正常，显示了英国对远东方面的战争准备工作，是煞费苦心的。英国为了训练殖民地军队的干部，在印度设立了一个英国皇家军事学校，调集驻印度军队中优秀军官受训，调训人员中的比例，英籍军官约占百分之九十，印籍军官约占百分之十。在这个唯一的印度最高军事学府的九十余名人员中，我们只见到印籍军官六、七人，都是尉官级，没有一个校官，不难看出英国统治者的用心。失了主权的印度人，要想在英国军队中占一个重要职位是办不到的。

在印度曾参观过不少英国军队的军事演习。从军队编制上看，英国人为了巩固他们在印度的统治地位，利用印度是多民族国家，言语复杂，生活方式各异的特点，采取以英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